

## 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革命英雄

## 宁波人沙文求的

## 淬炼



沙文求肖像。记者 崔引翻拍

## 少年英雄梦

1904年12月，沙文求出生在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沙村，家中兄弟五个，他排行老二。

沙文求9岁那年，父亲沙孝能去世，靠母亲陈龄一人养家糊口。如何把五兄弟拉扯大？陈龄想了个办法，集全家之力供长子沙孟海读师范，盼他毕业后能谋一份生计，替家里分忧解难，至于剩下的四个儿子，就暂时辍学在家务农。

学业的中断，对天资聪颖的沙文求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打击。好在他并未因此消沉，倒是在家乡广阔的山野间找到另一条出路——

和大多数男孩一样，他崇拜历史故事里的英雄人物，希望自己也一样“勇”。不上课的日子，他经常带着一群小伙伴在屋后的山上“打打杀杀”，是村里出了名的孩子王。不同的是，他格外争强好胜，每每投入“战斗”，“必取胜而后止”。

平日穿行于村落陌陌，他也总是一副昂首挺胸、步步生风的模样，不见半分莽

时代“推”了沙文求一把——

1919年的中国风云激荡，新旧思想激烈碰撞，民族意识觉醒。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，让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出书斋，加入到为国家命运呐喊的队伍中。这一年，沙孟海从师范学校毕业，从母亲手中接过供四个弟弟读书的重担。

1920年春天，沙文求重返校园，在鄞县梅墟求精小学补习半年，并于同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。在这里，他第一次体会到：成为英雄的路，从不会是坦途。

当时的效实中学是一所深受旧礼影响的学校，对学生思想有种种束缚。有一次，因为反对一名不学无术的理化教员，沙文求带领学生发动罢课。校方以“开除学籍”威胁，“后来还是沙孟海托人求情才作罢。”沙文求的外孙沙克说。

沙文求并未因此退缩，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武装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上。

上海大学校史陈列室外展示区“溯源”的师生名录墙，记录了老上海大学1604名师生名单，其中就有沙文求。1925年春，他考入该校社会学系，师从瞿秋白、恽代英等一众革命先驱和理论大家。

在复旦大学档案馆，翻开泛黄的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《复旦大学同学录》，在“大学理科一年级”学生名单中，沙文求的名字赫然在目。1925年夏，上海大学被封闭，他转而投考复旦大学物理系。大约半年后，他因经济原因辍学，于1925年冬天回到宁波。

在上海不到短短一年里，20岁出头的沙文求如同一棵幼苗疯狂吸收养分，向下扎根，向上伸展，愈发坚韧而挺拔。

尤其是在上海大学，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实际领导的大学里，沙文求见到原先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“大人物”，听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；翻阅《向导》等新思潮杂志，不断拓宽自

己的视野……

或许这是他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中悟出的道理：英雄，不示人以怯。他还以此教育弟弟们“走路时不要低头，失败时不要啼哭”。每每看到弟弟们含胸驼背，他都会用膝盖顶住他们的背，用手将他们的肩膀掰开。弟弟们痛得直哭，他也没少因此被母亲追着屁股打。

在他心中，英雄不是为了个人的风光、声名，而是要替弱者“出头”的。有一次，村里的十四叔在邹溪村受伤，当时不过十二三岁的他在村里一通招呼，竟也召集了十几个人赶去保护。

他理想中的英雄，绝不是逞一时之勇，而是要以大义为先。他甚至为此准备了一个小本子，将自己认为有道理、有作为的人都记下来，谋划着将来能组成一个什么团体。他的三弟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：“（他）是时时幻想着将来要在社会上做些什么事情”。

少年的英雄梦，稚嫩又天真，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埋下了土，静待阳光与雨露……

他读梁启超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读鲁迅的《呐喊》，读进步书籍和报刊……他不断吸收新的革命理论，对自己所追求的英雄“大义”有了逐渐清晰的认知：位卑未敢忘忧国，爱国才是英雄大义的极致表达。

他还时常跑到家乡的福泉山露宿，带着几分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的天真烂漫。旭日东升，将他的影子拖得又长又大，仿佛顶天立地。他甚至还想过报考军事学校，学习军事上的知识和技能，用最“简单粗暴”的方式去报效祖国。

少年的英雄梦已经萌芽，但仍在等待那束穿透迷茫雾霭的光，引领他踏上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。正如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提到：“（他）到中学的最后二三年，开始与新思潮接触，喜欢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”，不过，“由于书报的限制，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模糊的。”

己的视野……

沙文求在上海的这一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迭起。1925年5月，上海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，引起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，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，迅速蔓延至全国。

示威游行的人群中就有沙文求。革命理论点亮了心灵的灯塔，革命实践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。看着示威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，他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，甚至在上海大学被封闭，护校学生被驱逐的恶劣环境下，他仍坚持在租界散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。

他并非一腔孤勇，正如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的：“这次群众的爱国热情实在太使人感动了，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”

“自此，沙文求从一个懵懵懂懂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战士，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，有了明确的方向。”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马亮说。

## 变身革命者

从沙氏故居出发，依山而上，穿过一片竹林，就到了“鹤崖下”。“听妈妈讲，当年沙文求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农会成员入党的。”73岁的村民沙成国回忆。

1925年冬天，沙文求回到家乡宁波。这次返乡，是他短暂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：

当时，沙文求的四弟沙文威已在共青团宁波地委担任组织工作。“你要改造社会，非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！”在沙文威的引荐下，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，沙文求于1925年冬入党。

自此，他完成了一个进步青年向一个革命者的转变。

“文求是民国15年回家乡搞农会的……他们有时在后山上开会，有时在我的房间开会……开会时，我为他们望风放哨。”沙文求的夫人王弥在回忆中说。

当时，地主、豪绅等反动势力猖獗，农民苦不堪言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反抗。如何带着尚未完全觉醒的农民闯出一条“活路”，考验的是沙文求的革命智慧。

有一次，村里的一个贫农在伐树时错伐山界旁的树木，村霸沙听涛趁机敲诈勒索。见实在榨不出油水，他便和山地主人勾结，准备把贫农送去吃官司。

得知此事后，沙文求率众与沙听涛斗争，吓得他躲在家里好几个月不敢出门。这让当时仍在筹备中的沙村农会“一战成名”，沙文求趁机吸收会员，于1926年4月成立农会。该农会也是宁波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农会。

沙文求从中看到希望，带着农民先后开展反对米商不设零售规定的群众运动，反对强征额外酒税的斗争；他还开办业余夜校，帮助农民提高政治、文化水平，农会队伍日趋庞大。

1926年5月，在“鹤崖下”，沙文求带着五名农会骨干成员宣誓入党，鄞县沙村党支部就此成立，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。

“在土豪劣绅的封锁与污蔑下，至文求离沙村去上海之前，1926年7月会员总数还有八九十人，但农会声势已扩散于附近几十里的农村内，为其后的发展，打下了基础。”沙文汉在回忆录中说。

此时的沙文求不过20岁出头。在一次次斗争中，他坚信自己的英雄梦，不再是少年的梦想。他跟妻子王弥说“眼前就是一道铁门，我又要将它砸破！”

## 萌生报国志

## 无畏的勇士

一口气攀上望海岩，眺望旭日东升，聆听松涛林风，少年沙文求深吸一口气，胸中顿有“心纳百川天地阔，豪情壮志震云霄”的浩瀚。

这个爱读经史、兵书，学练少林拳术，对侠义满怀憧憬的少年有一个梦想——当英雄！

要当一个怎样的英雄呢？他在书里找答案，他在贫苦农民信任的眼神中找答案，他在写给兄弟、战友的书信中找答案，他在枪林弹雨中找答案……

1927年广州起义后，他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用年仅24岁的生命作答“当一个怎样的英雄”这道人生大题。

今年是沙文求烈士诞辰120周年，记者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“沿着先烈足迹前行”项目组奔赴宁波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56处红色地标，寻访沙文求的“解题思路”，这也是他留给年轻一辈珍贵的“参考答案”。



沙文求（中）和沙孟海、陈修良。记者 崔引翻拍